

武英殿聚珍版書

吳興府志卷之五

融堂書解卷六

宋

錢

時

撰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
甲三篇

太甲三篇始末此序數語提盡太甲之先未有敗度
敗禮等事既立之後病證方出故孔子序書特曰太
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若未立而已不明則伊尹
當別有處安得苟然立之而後放之也不明二字乃

太甲自敘實語故孔子亦只拈出此二字以斷之放
廢也書但云王徂桐宮居憂而孔子特書曰放與南
巢同例何也先儒謂不知朝政曰放凡天子亮陰則
冢宰居攝朝政固未嘗與也何獨一太甲也哉蓋太
甲居喪敗度敗禮全然繆妄故使之闔然屏處于外
與常人無異是放也不謂之放則當何以名之吾夫
子直書曰放未可與權者未足與議也雖然必若伊
尹者而後可也思庸自思前日之昏庸也三篇皆作
書以告太甲是太甲一事之首尾史氏類聚總以太

甲名篇首篇云伊尹作書次篇又云作書若第三篇
卻只是伊尹全書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謫天之明命
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
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
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
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
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首言天之明命直將成湯聖敬日躋學問全行提出

相亦惟終相亦罔終方見休戚相關之至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
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不顯先儒以爲大顯其德未安聖人純德孔明無時
不顯何晝何夜何蚤何莫必日出而大顯其德豈昧
爽之先有不顯乎不顯天大明也且日出也言湯
自天未明以至大明常坐待日出急急求賢以啓迪
其後人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

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

率乃祖攸行須知能顧明命方是率祖湯之急于求
賢皆是天命所當然惟懷永圖直爲太甲作通盤計
較是何等懇至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
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茲乃不義以至無俾世迷是與在廷議桐宮時語也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奉嗣王歸亳始克盡人臣之職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以伊尹卒能奉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伊尹作書獨首發君民相須之義前此許多訓語都只就太甲身上攻他病卻未暇及此正如蕩子不務職業一旦悔過而歸其長上方以家事語之此伊尹至喜至幸之情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

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
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此正太甲思庸之實語也伊尹告太甲所存者五篇
而太甲止數語嗚呼非真實有見透脫病根改過明
白無所疑貳安能傾倒吐露如此其的哉自昔者不
惠于阿衡以至惟庸罔念聞以至王未克變太甲必
煞多言語爲史氏所略至克終允德正是善端方萌
何故亦略不記錄一二大率人初有見故習乍脫雖
知自怨自艾意態安能頓除剖白罪狀敷陳情款未

必十分特達痛切史氏略之于允德之初而獨表彰其數語見得前日所言未必如今日之特達痛切者不明于德一語不是德上有見如何道得出如何知得下面許多病都在不明于德上

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竝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數

允德實德也千失萬過皆從不實上起一毫不實虛

僞百端豫怠二字正是截太甲將來病根縱欲之事
今雖無有而宮庭舊觀依然在前故態惡習處處皆
是熟路少有逸豫懈怠卽縱欲矣奉先則當思孝凡
履尊居正繼志述事少有愧于心非孝也非獨有事
宗廟而謂之奉先也接下則當思恭凡深宮廣殿侍
御僕從少有乖于禮非恭也非獨體貌臣鄰而謂之
接下也

案此下疑
有闕文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

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至此重複致詰言天位之艱太甲向來只緣以位爲樂所以縱欲而不自檢安知此位之不易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

無輕民事見得民事之重便知天位之艱懋勤厥德

是愼位以安民終始如一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伊尹前面專說進德此卻教之以聽言舜告禹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卽繼之以無稽之言勿聽正是此意
逆心遜志之言慮太甲就逆順上把捉未定桐宮一
悔安可恃哉伊尹此言正是防有變動兩箇求字提
得極緊兩必字斬然截然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
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伊尹于此復發嗚呼之歎埋頭說起都不言所慮所

爲者何事而其指歸乃在元良至哉斯言正所以啓
太甲致知力行之機而使之知所用力之地也見有
未明識有未達一觸而悟思之功也爲卽力行所以
成也思而得之不力行之則是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雖得之必失之何貴于得也伊尹前面主德之一路
但說不可不謹其所與及論敬德功夫亦不過明自
下自邇之訓惟艱惟危之訓求諸道求諸非道之訓
都只從頭鞭辟向此一路卻未曾親切提他如何用
工曰慮曰爲方是發蹤指示的的要旨也伊尹至

此辭旨已盡無復他說但只要爲君者循守舊政不
使辯言亂之爲臣者雖已成功不可以寵利居之先
儒謂此是伊尹告歸張本其實不然此所謂罔以寵
利居成功者非必功成卽去之謂也臯夔稷契豈必
皆奉身而退而後爲不居乎蓋微以成功爲功卽是
居成功

咸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復辟告歸而作是書義已明白故孔子止曰伊

尹作咸有一德不復詳序也一德二字方自伊尹拈
出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敘謂既復政厥辟書又謂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太甲
歸毫未幾卽告歸也夫太甲既立不明伊尹費許多
訓戒費許多區處今幸悔過所以倚賴于師保者方
深何求去之亟哉易之小畜以臣而畜君也上九既
雨既處尚德載月幾望君子征凶上九者畜之極小

畜之道成也故旣雨陰陽和也旣處畜之而已安也
是太甲悔過復辟之時也月幾望則將與日敵矣君
子于此猶進而不止則凶況桐宮之放自古所未有
聖人者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此伊尹所以急歸
歟雖然不能不深慮也乍還宮庭遽離師保立德未
固舊習易生不是君臣之間皆有一德則轉移搖奪
在反掌閒耳故將告歸之日專發咸有一德之旨極
言天命人心之向背與夫國祚之存亡全係乎此德
所以陳戒也